

獵人巫瑪斯

山徑上靜的沒有一點聲音，巫瑪斯低著頭快步的前進，雨鞋踏在厚實的黑色土壤上輕而低沉，不驚動正在姑婆芋葉子上睡大頭覺的樹蛙。

巫瑪斯要趕在太陽開始下山前到達他的獵寮，這處隱密的獵寮充其量只是利用地形上的缺陷用樹枝堆疊而成的低矮窪地，遠遠看去像極了一堆乾枯的樹枝糾結在一起，如果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應該更像是廢棄的鳥巢。

巫瑪斯很快低頭鑽入了滿是枯葉的洞穴，他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注意頭頂上隨時有坍塌可能的枯樹，他記得距離上次使用這裡已經是前年秋天的事了。

巫瑪斯身體靠在斜坡上專注的看著頭頂上方，他的眼神充滿著等待，佈滿皺紋的手緊握著獵槍，當太陽偏移了二十度之後，一陣吵雜的聲音由遠慢慢接近，頭上的樹葉開始沙沙作響。

巫瑪斯屏住自己的呼吸從樹縫間看去，在太陽背光的作用下一團黑色毛絨絨的東西在樹冠上快速的擺蕩，不久越來越多的黑色光影一隻接一隻從他頭上經過，他們像是一直快速移動的游擊隊。

巫瑪斯知道這是他們的必經之路，這群快速的部隊還是會經過這裡，他還有一點時間很快的往上爬上一處懸崖上方，他趴在地上小心翼翼的把帶來的黑色火藥分裝好倒進槍膛，一顆顆銀亮的彈丸放進他的槍管裡。

他選了一個視野遼闊的山頂，射程涵蓋眼前所有森林的樹冠，以巫瑪斯長年在山上打獵的經驗，通常在一百公尺以內的獵物都難逃他百發百中的槍口下。

他把槍靠在一處石頭上，遠處的山嵐正圍繞著一朵朵的白雲，部落的四周密布著一塊塊的果園，近幾年許多林地被闢成果園引進了新品種的水果種植，遠遠望去像是衣服上的補丁片。

一個天氣晴朗的早上，一台名貴的吉普車出現在他家的廣場，一個嘴角沾著檳榔渣身材肥胖的中年男子下車，一見到巫瑪斯就客氣親切的跟他問候。

「巫瑪斯沒有去工作喔！」

四十幾歲的巫瑪斯打著赤腳剛從他的菜園回來，他趕緊穿上拖鞋請這個中年男子到家裡坐，他的太太趕忙倒水招呼這個上門的貴客。

「巫瑪斯孩子有回來嗎，聽說在都市生活很不容易。」

男子大口喝著茶說著不著邊際的問候語，巫瑪斯看著他靦腆的笑了笑。

「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

「巫瑪斯我的民宿跟餐廳裡面有欠人要不要叫孩子回來做看看。」

巫瑪斯的太太立刻興奮的說真的嗎，男子放下茶杯挺著圓滾滾的肚皮比手畫腳說著準備擴大民宿跟餐廳規模的計畫，巫瑪斯也曾經在他的農場做過臨時工，幫他伐樹整地種植一些高經濟的高山水果。

「巫瑪斯你知道嗎每年上山的遊客越來越多，果園跟民宿的工作我都快忙不過來，叫孩子回部落跟我做一定有前途，只是.....」

突然老闆話鋒一轉面有難色起來，似乎有難言之隱，巫瑪斯看著前面的老闆，只要

他的果園需要工人都會透過中間人到部落來找臨時工，其實不必他親自出馬。

「巫瑪斯目前我有一些困難想要你幫我解決，我想今天來這裡你一定要幫我的忙，不然今年山上幾萬棵的桃子全部都化爲烏有，損失很多錢連帶也會影響民宿的生意。」這個老闆有一點焦急哀憐的語氣。

「今年的猴子越來越可惡，快收成的桃子都快被他們破壞光了，我們用盡各種方法都沒有效果，我聽你們族人說你是部落裡最有經驗的獵人，所以.....。」

巫瑪斯聽完果園老闆的話心裡有了一個底，他大概知道了整件事情的輪廓，他終於瞭解這個經營果園跟民宿的大忙人不會平白是爲了找他喝茶聊天。

「巫瑪斯那群猴子平常一下山就是一群，每次都肆無忌憚的破壞果園，你看這樣下去收成的季節馬上就要到了，觀光客如果發現沒有桃子就不會上來，今年很多人都要喝西北風了。」

巫瑪斯皺起眉頭沉思了很久。

「老闆我不是不想幫忙，我們族人是不獵猴子的，從以前長輩傳說猴子是我們祖先的兄弟變的，我們都把猴子當做是我們的親人，上山打獵的時候都跟他們和平相處，殺猴子是會被祖靈降下不好的詛咒。」

果園老闆聽完巫瑪斯的話突然哈哈大笑了起來，他張著他的血盆大口。

「現在都什麼時代了，你還把這樣的神話當真，介門綱目科屬種國中生物課本連我讀國小的兒子都知道，猴子怎麼跟人是親戚呢，休漢垢啦！（台語，太扯了）難怪你們部落都沒有辦法開發，你們族人都跟不上時代賺大錢。」

老闆的聲音越來越高昂。

「巫瑪斯你看很多人怎麼賺錢，不能老是靠跑山上打獵會餓死，要用頭腦錢賺錢不要太死腦筋，今年如果沒有那幾隻猴子的破壞，你看我可以賺更多的錢。」

他的太太在一旁欲言又止，巫瑪斯看著裘古的眼神知道她想說什麼，他知道這幾年經濟不景氣在城市從事板模工的孩子生活也不太順利。

眼前這個四十出頭從山下到山上買土地的漢人，靠著新的種植技術跟大量宣傳的行銷手法，短短幾年間打著高山蔬果名號開餐廳民宿口號，每年盛產期吸引很多的遊客爭相上山來購買他的高山水果，山下遊客的消費行爲的確也帶來了部落新的建設。

巫瑪斯坐上果園老闆的吉普車到了果園，躲進了附近的工寮裡面，接近傍晚時分一隻猴子出現在一處樹頂上，探頭探腦的在果園附近跳躍，在果園四周繞了一圈之後又跳上的樹頂，開始仰起頭發出聲音。

「猴--猴--猴--猴」

聲音短促忽遠忽近的叫喚著，不久一隻接著一隻的猴子輕巧的從樹枝上面盪到果園上方的樹林，一隻體型較大的猴子率先跳下果園，接著其他的也陸續跟著進入。

一群猴子進入果園之後，他們像人一樣輕易的用手指剝開紙袋，大口大口吃著裡面的桃子，沒有成熟或吃不完的桃子就隨地丟的地上到處都是。

早一步果園老闆已經衝出工寮趕緊拿起爆竹丟向猴群，猴子們聽見爆竹之後不慌不忙的跳上樹林觀望，他滿口髒話邊丟邊走回工寮，巫瑪斯只是在一旁靜靜的看著。

「巫瑪斯保育類東西要小心我不會跟人家說，不要在我的果園做到山上去會比較

好，你孩子的事我會安排叫你太太不要擔心。」

巫瑪斯望著成千上萬套著白色的紙袋的桃子，腦海裡出現了一張張藍澄澄的鈔票裹在裡面，打開滿山的紙袋堆起來的鈔票可能會把他給淹沒，巫瑪斯知道果園老闆花這一點錢對他來說其實是很划算的。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巫瑪斯聽見了猴群擺盪在樹林之間的聲音，他趕快把槍拿起來屏住呼吸瞄準了前方，心裡開始盤算只要帶頭的猴王進入他的射擊範圍以內，他就可以開槍的把猴王射擊下來，巫瑪斯手指輕輕的放在板機上，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一隻母猴背著巴掌大的小猴子快速擺盪在樹上，小猴子緊緊抓著身邊的母猴，有時候母猴一個大擺盪差一點把掛在身上的小猴子甩到樹下，圓滾滾眼睛的小猴子緊張逗趣的模樣讓巫瑪斯差一點笑出來。

當巫瑪斯想起猴王的時候，猴王的身影在樹林間稍縱即逝，巫瑪斯開了一槍巨大的聲響穿過山谷消失在樹葉之間，他趕緊抓起了槍站了起來，望著猴群離開的樹冠瞬間恢復了平靜。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巫瑪斯走回他的獵寮，他在外面撿了幾根枯材升火煮了一鍋飯，吃完飯後他窩進了他的巢穴裡靠著小火堆的溫暖安穩的睡去。

第二天巫瑪斯持續找尋猴群的蹤跡，他從不擔心手上沒有地圖而迷路，他的腦子裡似乎無時無刻烙印了一張精密的地圖，在沒有指北針的指引下他的登上了一處視野遼闊的稜線，巫瑪斯站在高處瞭望整個森林仔細觀察樹貌生長情形，他鋒利的眼神彷彿穿透了樹冠，四處游走在茂密的樹林之間找尋猴群的信息。

巫瑪斯快速的走下山脊往潮溼的水源地前進，他停在一個水草茂密的水邊蹲在地上小心翼翼撿起地上的糞便，他喃喃自語的說是水鹿。

正當巫瑪斯專注著地上的時候，隱約聽見遠處傳來了人們說話的聲音，他豎起耳朵往聲音的方向看去，聲音慢慢接近巫瑪斯時一群背著背包的登山客正緩步的走著，看見巫瑪斯便停下了腳步。

一行人在海拔一千多公尺的高山上相遇，當巫瑪斯看見這群年輕人臉上立刻展露了布農族皺褶的笑容。

「你們好啊！來山裡玩嗎。」

對方的人也跟巫瑪斯打招呼，他們相互親切的交談起來，原來這群上山的年輕人是大學的登山社，準備要去找尋一座衛星空拍的高山湖泊。

巫瑪斯知道他們說的那個湖泊，他想起小時後候父親經常告誡他山裡面有一座可怕的湖，他們要找的湖就是族人傳說中只要看到湖水就會奪去靈魂的湖。

從古至今部落族人對那一座湖避之唯恐不及，他們都相信看見湖泊的人必會遭致噩運，族人在打獵時都儘量避免進入那一座充滿詛咒的山區，巫瑪斯嚴肅的看著他們。

「你們可能走錯地方。」

領隊趕緊從腰包拿著地圖指著一處密密麻麻等高線上的紅叉叉說。

「大哥你看根據衛星的空拍記錄大概就在地圖這個地方，我們翻過這座山可能就到了。」

巫瑪斯還是搖搖頭沒有這個湖趕快下山，而且他們走的這條山路很久都沒有人行走

了十分危險，山上如果起霧以後就會很快把路蓋住，很容易失足掉落百公尺的山谷底下粉身碎骨。

巫瑪斯很誠懇的勸說著登山隊趕快下山，可是一群人卻不把巫瑪斯的話當一回事，其中一個人催促著領隊趕快上路，領隊從背包裡拿出一條巧克力塞在巫瑪斯的手裡然後拍拍他的肩膀，一行人開始繼續前進。

巫瑪斯看著他們的身影再看看手上的巧克力，他大聲的用很重的布農口音跟他們說。

「山路如果起大霧就不要前進趕快下山。」

一行人匆忙的上路沒有理會巫瑪斯在後面說了什麼，他們低著頭繼續行進。

「剛才嚇死我了那個布農族人跳下來的時候，看他那個樣子我以為他是野人，真怕他把我們全部生吞活剝了，後來發現簡直是對牛彈琴。」

「我看他是怕我們壞了他的好事吧，這些原住民最喜歡欺負弱小的野生動物了。」說完有人低頭笑了起來，有人立刻補上說，還好學長聰明用巧克力讓我們脫身，不然多來幾個原住民我看連背包都要給他們了，說完大家一陣哈哈大笑繼續趕路。

巫瑪斯聽著遠處漸漸消失的笑聲，他一個下午翻遍了整座山找尋猴群的蹤跡，當他的穿過密林走下獵徑時又遇見了先前那群登山的學生，巫瑪斯很快的從山坡上跳下來叫住他們，一群人驚訝的紛紛停下腳步靠攏在一起。

「同學我看還是不要去比較好，九二一的大地震已經把前面的路給震斷了。」

一群人眼神不太友善的看著巫瑪斯，他們圍在一起壓低著聲音交頭接耳討論著，有人打開了背包從裡面拿出了一些東西，領隊走向巫瑪斯手上拿著放在巫瑪斯的面前。

「大哥我們不會打擾你打獵，下山之後也不會向警察局報案，我們只想找到一處高山湖，這一點禮物請你收下不要再跟著我們，讓我們離開好不好。」

說完便把泡麵跟零食放在巫瑪斯的手上，巫瑪斯搖搖頭推了回去表示不是跟他們要東西，他指著前面的山路還是勸告他們趕快下山。

「大學生前面真的很危險有崩壁一些路都看不見了。」

雙方僵持了很久對話始終沒有交集，學生秀出了背包的 GPS（衛星導航系統）對著巫瑪斯說，這是新科技無論走到哪裡我們天上的衛星都會指引我們方向，我們在山上會很安全的。

天色也漸漸暗了下來，巫瑪斯看見一群人不耐煩的神情，頻頻看著手錶上的時間，紛紛走上前去圍著巫瑪斯輪流的說服他。

「我們登過很多的高山，我們裡面也有登過百岳經驗非常豐富的學長，而且我們的裝備非常齊全不要為我們擔心。」

「大哥我們不會破壞你的獵場，我們只是經過這裡尋找高山湖泊，找到湖以後很快就下山了。」

「你要什麼東西我們可以給你，你要指北針、汽化爐還是羽毛衣除了這台 GPS 其它都可以給你。」

這群能言善道的大學生開始對眼前的布農族人漸漸失去耐心，他們相互一陣耳語之後陸續把背包上肩準備上路，其中一個人經過時對著巫瑪斯說。

「這位大哥我們的時間有限，我們在趕路也謝謝你的關心，我們會注意我們自己的安全，也希望你的打獵能順利愉快。」

一群人陸續的以小快步往前離去，想儘速的擺脫這個布農族人的糾纏，巫瑪斯看著他們匆促的背影，也低頭轉身離去。

傍晚他坐在獵寮石頭上看著火堆，腦海裡面一直重覆今天發生的事情，不僅猴群失去了蹤影，連年輕人也笑他不懂新科技，還靠著眼睛辨別稜線的變化，鼻子聞風跟樹的味道來行走山林。

連續兩天巫瑪斯走遍整座山找不到猴群的蹤跡，他也察覺到風的走向有些怪異天色開始變得灰暗許多，他抬頭看了一下山頂的雲霧正排山倒海快速的吞噬整座森林，氣溫立刻陡降了幾度，樹林間的光線也變得忽明忽滅看不清任何景物，巫瑪斯知道這幾天天氣會越來越惡劣，布農族人相信有雨和霧的天氣會招來噩靈。

巫瑪斯回頭知道那群年輕人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煩，他帶著槍計算著他們腳程飛快的下到林道，巫瑪斯心裡想如果他們是在那座山的話，以他的腳程一天的時間就可以就追到他們趕他們下山。

巫瑪斯循著原本林務局卡車開採珍貴檜木的道路，現在只剩下荒煙蔓草模糊的路徑，他很快的走了一段很長的山路，對這個長年在山林行走的獵人來說如履平地。

追蹤對布農族的獵人來說並不困難，循著地上的草跡跟著走絕對不成問題，倒是前進的路越來越不明顯，大地震後的倒木跟野草蓋住了學生們行走的路跡，一路上很多處坍塌方必須要上上下下的高繞路，途中還下起了滂沱大雨，雨不停的下著巫瑪斯很快的用姑婆芋的葉子搭了一個圓形的避難小屋，雨滴滴答答打在姑婆芋的葉子上。

巫瑪斯看著外面模糊的景物，天色陰暗如鬼魅般的森林透著不安的氣氛，巫瑪斯顯得有一些猶豫不決，他用布農族語嘴裡唸唸有詞，是安靈詞(布農族對山川神靈的敬詞)。

他希望那群登山的學生在山上能平安，巫瑪斯很虔敬的唸完祈禱文之後，希望山上的惡靈不要騷擾那群大學生，雨停了之後巫瑪斯走出姑婆芋鑽入了密林當中，這座布農族人的聖山不像想像中的好走，森林裡面佈滿了各種大小崎嶇不平的岩石，山頂延伸在樹木之間，許多樹也攀附在石頭上讓樹幹看起來彎曲猙獰，即使像巫瑪斯這種經驗豐富的布農族獵人也顯得十分吃力。

潮溼陰暗的森林一點聲音都沒有，地上積滿了厚厚一層腐植土混雜著樹葉，巫瑪斯踩在上面雨鞋好幾次陷入了當中，他原本循著那群學生前進的路徑走進來，卻發現進入樹林之後腳印完全不見了，巫瑪斯決定山頂雲霧下來之前不再深入森林，他想也許那些年輕的學生早已離去下山回家去了。

當巫瑪斯轉身要離去時光線突然暗了下來風也靜止，他突然覺得自己看到了什麼，一團圓形黑色的物體在樹幹上快速移動，猴群們一隻接著一隻跳躍在樹林之間，原來他們躲在族人視為聖山裡面，巫瑪斯緊握著手上的槍，他知道槍膛上的藥包被雨水沾濕沒有辦法擊發。

巫瑪斯放低身體移向一處岩石底下坐了下來，他抬起頭視線始終沒有離開猴群，猴群似乎也不懼怕巫瑪斯，不時在樹枝上跳上跳下，甚至坐在大石頭上看著巫瑪斯或調皮的拉扯他的槍管跟他玩耍，巫瑪斯全身濕透靠在石頭上，他知道現在是最好的機會。

巫瑪斯把槍膛上潮濕的火藥退了下來，從口袋找出一團乾的火藥倒進槍膛倒進了彈丸，他慢慢舉起槍向其中一隻體型巨大的猴子瞄準，猴王並沒有逃避的舉動他靜靜的看著巫瑪斯，這時候四周起霧了光影越來越微弱，猴王的身影越來越遙遠，巫瑪斯慌亂扣下板機，火槍發出巨大的聲響迴盪在整座山谷裡，一尖銳吵雜的聲音之後樹林靜的出奇。

巫瑪斯沒來得及看見是否打中猴王，他便累得靠在石頭邊睡著了。

早晨霧散了，巫瑪斯慢慢移動僵硬潮濕的身體，當他從岩石起身準備離去時，從石縫間看見了一頂帳篷，巫瑪斯越過大石頭靠近帳篷，打開了拉鍊三個人正捲縮在裡面，看見巫瑪斯時每個人興奮的睜大眼睛哭了出來，每個人整體看起來有沮喪脫水外情況都還不錯，他們都疲憊的躺著無法起身。

「你們還好嗎？」

巫瑪斯趕緊奔出帳篷取水給他們喝，在山上取水對布農族人來說並不困難，森林裡許多樹藤都含有水份，尤其這幾天森林裡才下了幾場大雨水氣很豐富。

三個人用過餐後靠在石頭旁等體力恢復，其中的領隊慚愧對巫瑪斯說。

「布農族大哥我們早知道聽你的話就好了，謝謝你來救了我們。」

大家也對於當初的輕浮的態度有些懊悔。

「巫瑪斯大哥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裡呢？你一定是特地要來救我們的對不對。」

巫瑪斯尷尬的笑了起來。

「我看到你們就知道你們也是很愛山的人，山上有很多危險的地方你們不知道，尤其天氣變化的時候山就會變得很恐怖。」

「難怪起霧之後我們繞了兩天都走不出這座山，這座山好像有靈性。」

「我們布農族古老傳說在山上存在那個許多的靈，好的靈會給我們布農族捕到很多獵物，壞的靈會一直作弄我們然後讓我們掉到山谷去，如果遇到詛咒靈魂永遠就遊蕩禁錮在山裡面了，所以我們上山都要先看一下天聽一下風聲才能上山。」

「巫瑪斯大哥我們發現這裡有很多的猴子，我們剛迷路的時候猴子們都會在我們頭上跳來跳去好可愛，怎麼今天怎麼都不見了。」

原本健談的巫瑪斯突然靜默了下來。

「巫瑪斯大哥你怎麼了。」

「沒事，我們該下山了」

「巫瑪斯大哥我們的 GPS 在這裡好像都出現亂碼不能用，巫瑪斯大哥你可不可以當我們的嚮導帶我們去看一下你們那個傳說中的湖。」

巫瑪斯突然一臉驚恐。

大學生把地圖翻開在巫瑪斯面前，他們向巫瑪斯說如果他們判斷的沒錯的話湖應該就在附近，可是他們找了兩天始終沒有找到，他們哀求巫瑪斯帶他們找到那座神秘的高山湖泊。

巫瑪斯語重心長的對他們說找到湖之後不可以停留一定要立刻下山，一群人點頭答應了他的條件。

一群人在巫瑪斯的帶領下進入了那座布農族人的聖山，一路上巫瑪斯沒有說話也沒有停下腳步，巫瑪斯這時候指著前方說。

「我感覺到湖在附近了，從這裡下去就到了。」

一行人興奮的衝了下去果然穿過一處矮灌木叢，眼前出現了一片碧綠色的湖水，這處湖水隱沒在一片茂密的樹林之間，有人指著天空說就是那一顆衛星拍攝圖片的，他們趕緊取出相機拍了幾張當作紀念，正當所有人想找巫瑪斯一起合照時，卻突然發現巫瑪斯不見了，他們沿著湖邊大聲呼喊巫瑪斯的名字，就是不見巫瑪斯的身影。

「真是膽小又沒有禮貌的布農族人，偷溜也就算了還不告而別逃回部落，這座湖沒有巫瑪斯口中說的想像中那麼恐怖。」

到達登山口的檢查哨時，值班的警員看見他們回來便笑著跟他們說。

「大學生你們看吧！白跑一趟了對不對，憑著一張衛星的空拍圖就想在山上找什麼高山湖泊，我在這裡服務那麼久從來沒有聽過什麼湖。」

聽完一群人在檢查哨裡忍不住哈哈大笑。

「長官！我們不但找到了高山湖泊還拍了照片回來。」

他們拿出相機跟值班警員炫耀，警員一副不以為然的態度調侃他們。

「你們不要隨便看到地上的一潭小水池就說是高山湖泊。」

女學生一臉不服氣的衝上前對著警員說。

「如果你不相信我們到部落去找巫瑪斯，找到他就可以證明我們去過高山湖泊湖。」

「那個巫瑪斯！」

「就是你們布農族一個黑黑的中年人，身高不高還帶著一把舊舊的槍」

立刻有人補充說就是臉上還有一個圓形的疤痕。

警員聽完之後，原本微笑的臉立刻陰沉下來不發一語，把入山證收到抽屜之後便轉身離去，學生們對警員突如其來的舉動都覺得一頭霧水。

在部落等公車時向部落的人打聽起巫瑪斯，每個人的反應是驚恐的表情然後匆匆離開，在回都市的公車上他們不斷的談論起這件奇怪的事，部落的人聽到巫瑪斯的名字時都驚恐的快步離去。

公車到了市鎮的總站，當他們準備下車時司機突然叫住他們。

「同學你們真的見過巫瑪斯嗎？」

學生們七嘴八舌把山上的經歷說了一遍，司機聽完也點點頭說他們在山上遇到的布農族人就是巫瑪斯。

「巫瑪斯是一個好人，有一次爲了錢幫果園老闆違反族人禁忌悄悄的上山射殺了猴王，果真猴王死後果園就再也沒有猴子再來破壞，有一次巫瑪斯上山找尋猴子們的下落，在一處山谷隱約聽到的了一些微弱的聲音，是一群猴子的屍體散佈在小溪旁，一隻虛弱的母猴旁邊抱著死掉的小猴子不斷哀號，這群猴子在沒有了猴王的帶領，生活的領域被其他猴群佔領，他們四處被排擠欺負下場就是這樣。」

司機先生嘆了一口氣接著說。

「自從巫瑪斯從山上回來之後整個人變得沉默起來，族人說他受到了祖靈的詛咒，巫瑪斯有一次跟族人一起打獵，不知道怎麼回事山上突然下起大霧，族人意外誤把巫瑪斯當做獵物一槍打中了他。」

學生們驚訝的說不出話來，司機也安慰他們。

「其實原住民有很多跟大自然息息相關的禁忌，像他們在砍樹的時候不會從根基把樹完全截斷，只在一定的高度擷取樹幹加以利用，留下來的樹頭幾年之後又有強壯的樹幹可以利用，他們狩獵也只在秋天獵季時上山打獵，動物繁殖成長季節是嚴禁上山狩獵，很符合現代環保的概念，嚴格說來原住民是最懂得保護地球的族群。」

這群登山經驗豐富的學生聽完司機的話之後低著頭，想著以前他們攻上山頂後以勝利者姿態高興的歡呼征服了山岳，原來在生物多樣性的大自然裡面，每個生物都扮演他重要的角色，當有一方超限利用或破壞生態時大自然必定會毫不客氣的反撲，最後招至不可彌補嚴重的惡果。